

773

恐怖在线第二季



租房

zu
fa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773 恐怖在线第



租房

zu fa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773 系列小说:短篇小说集/有容主编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6.08

ISBN 7-5317-2033-7

I. 悬… II. 有… III. ①中国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②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3255 号

租 房

773 恐怖短篇小说集

编 者/ 有容

责任编辑/ 梁志民 李庭军
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 150010
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
经 销/ 新华书店

印 刷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 880×1230/32 开

印 张/29

字 数/480 千字

版 次/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 39.00 元(全三册)

书 号/ ISBN 7-5317-2033-7/I·1981

目 录 CONTENTS

- 009 **租 房** ● 租来的房子,有时并不可靠,那里也许有人上过吊,有人割过脉,也许还有遗留下来的一只猫……

- 029 **女浴室惊变** ● 从门口冲出来的都赤身露体,但却不是人,而是一只只像人那么大的耗子,耗子都在尖叫,马明认出其中一只耗子脚上穿着碎花的夹趾拖鞋……

- 037 **幽灵之屋** ● 新买的房子里出现了让人惊悚的事件,爱妻被莫名其妙的攻击,他只好卖掉房子,却没想到卖掉房子后……

- 055 **爱情的河流** ● 记忆和现实已经混淆,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了……



目 录 CONTENTS

095

生 锈

- 人也能生锈。你看到的是人类的恐慌……

117

流年·蛇

- 他不知道自己如何返老还童的,但眼前发生的事情却和自己童年的记忆有了差异,一切变得不同,死去的人复活了……

143

烟花配

- 开始只是一个游戏,一个叫“烟花配”的游戏,游戏很简单就是爱情速配,喜欢刺激的人被游戏吸引,相聚在一个古老的别墅里……

201

郎心似铁

- 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“天眼”,而天眼只能看见灾祸,难道被天眼看到的人真的就会马上遭遇不测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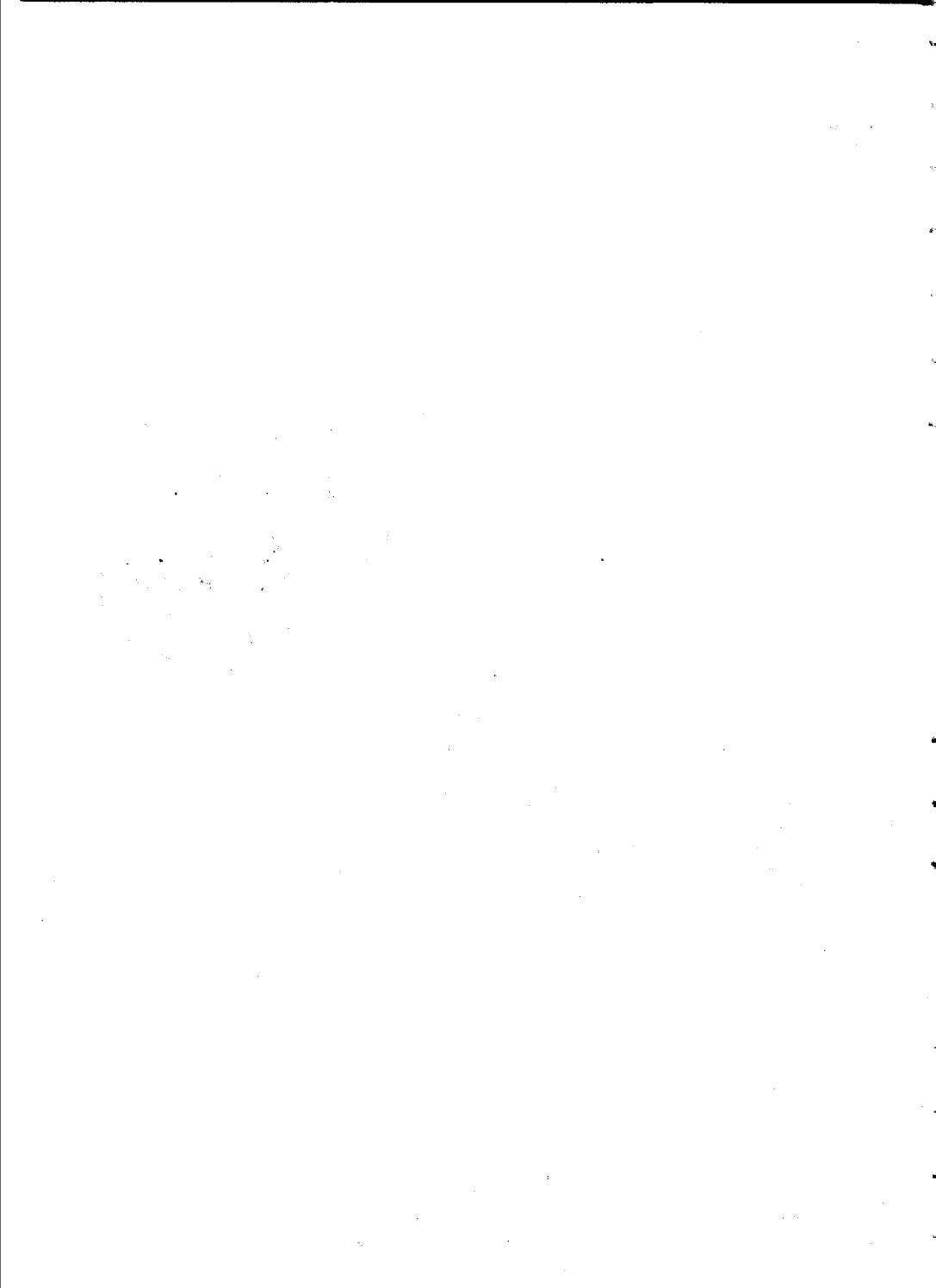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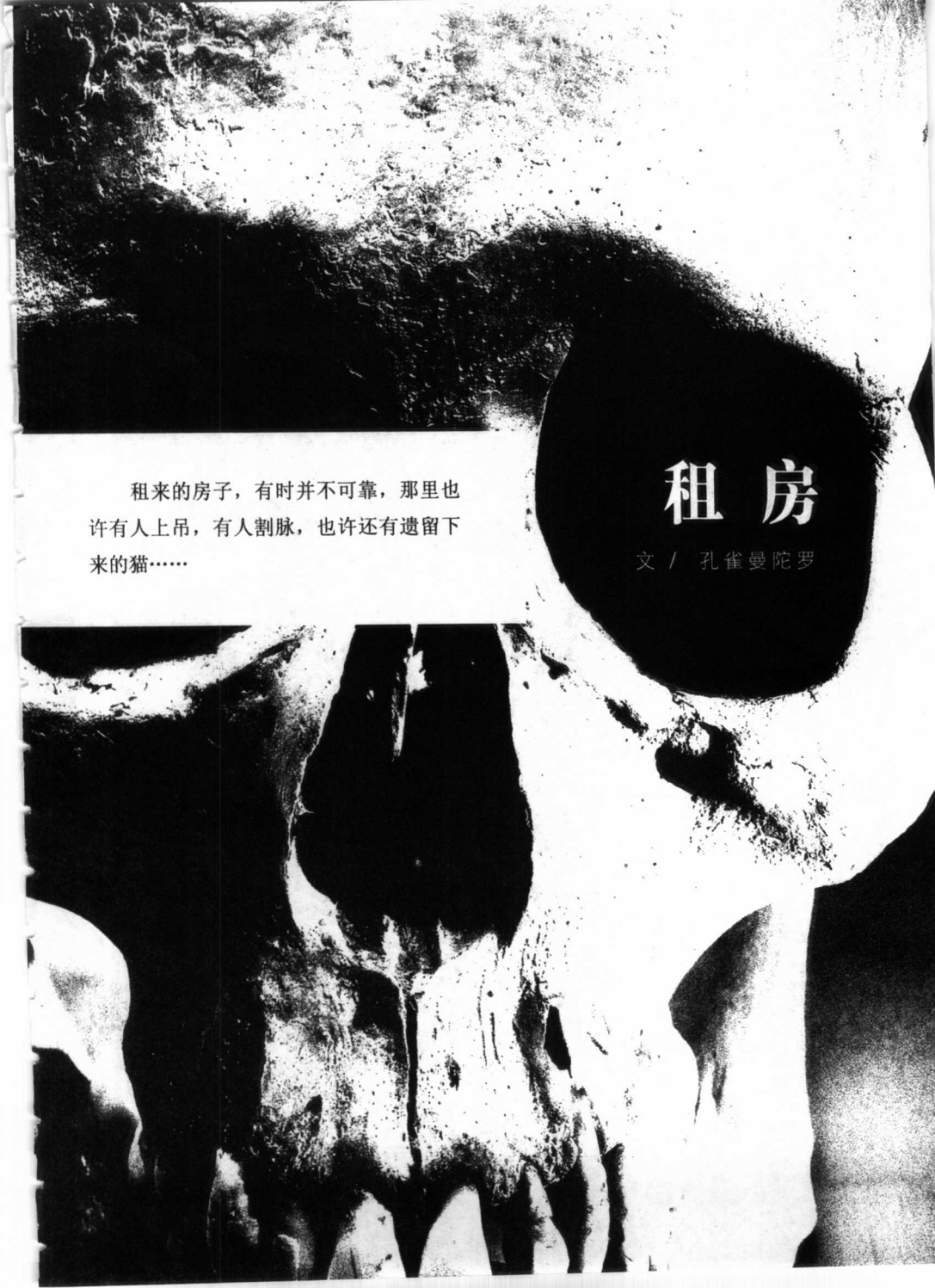
247

ATM

● 钱只是人们消费的工具，当然越多越好，但当你被钱埋在自助银行里濒临死亡时，你会不会觉得钱多也不是一件好事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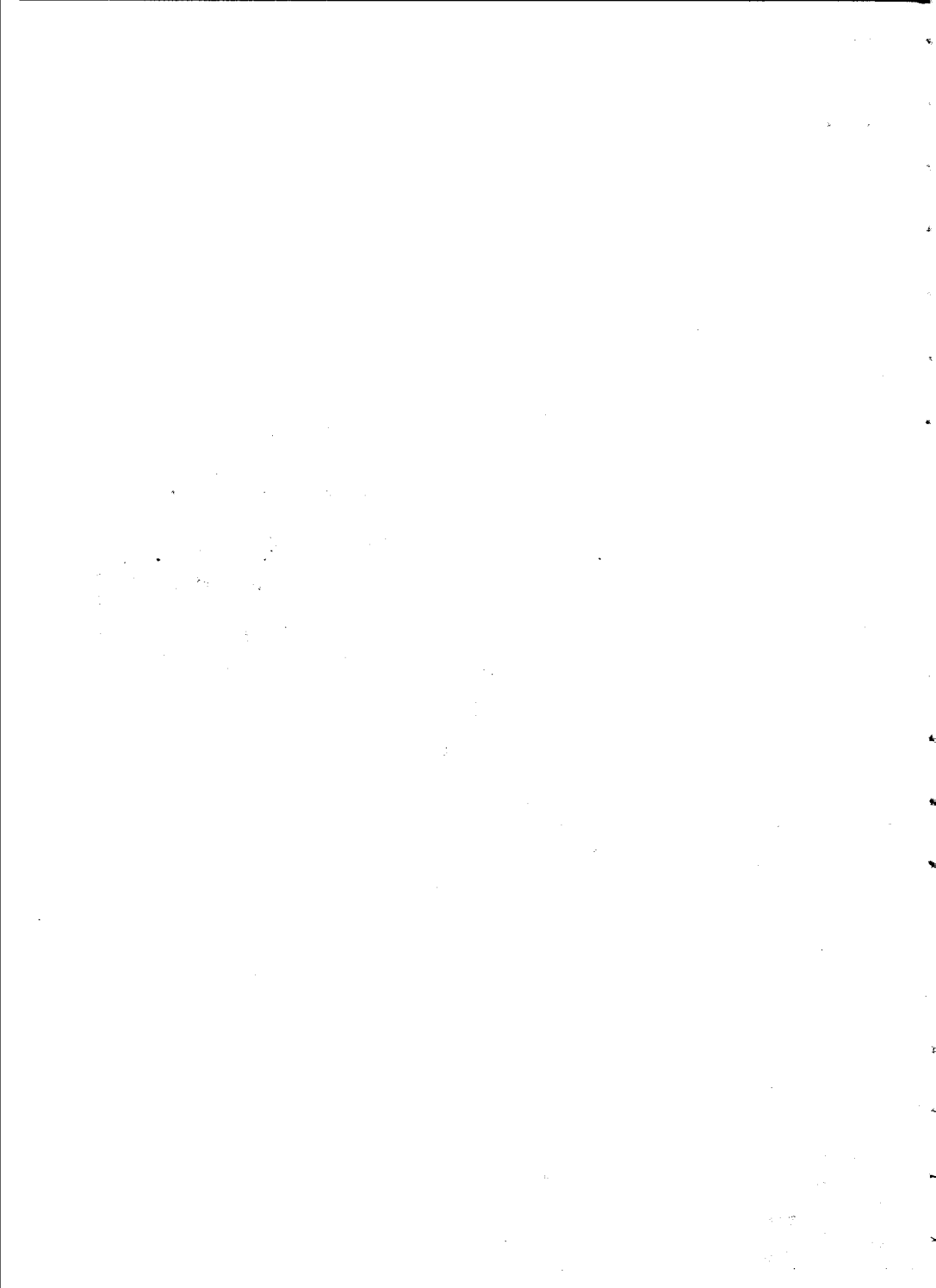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租来的房子，有时并不可靠，那里也许有人上吊，有人割脉，也许还有遗留下来的猫……

租房

文 / 孔雀曼陀罗





■ 孔雀曼陀罗

租 房

一个叉、两个叉……整版的租房广告被谢亚文画满大大小小的叉。不是价格有变动,就是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。眼看就要到圣诞节了,难道自己要落得个露宿街头不成?

谢亚文又拿起电话话筒,拨了一串奇怪的数字。这一次很顺利,接电话的大姐语气很和蔼,看来人不错。房租也很便宜,一个月才800块。谢亚文很快和房东商定了看房子的时间。

隔天一大早,谢亚文就来到位于东三环的这个居民小区。小区很干净,门口还有保安站岗。在楼前还有橘红色的垃圾桶。路过垃圾



桶的时候，谢亚文看到里面有一只浑身肮脏的小白猫正在垃圾桶里翻捡食物，这一定是一只流浪猫了。房东大姐很热情，一路走一路给谢亚文指点小区里的各种服务设施。房东的房子在一幢红色六层板楼的二层，两室一厅，带厨房、厕所和阳台。

“不是说一室一厅吗？难道我要跟别人合租吗？”谢亚文疑惑地问。

“不，还是你一个人来住！你看，小卧室已经被我锁上了。给你留的是间大卧室。”房东指给谢亚文看，那小卧室的房门上果然挂着一把明锁。谢亚文点点头，心里却觉得这房东有点抠门，索性把这间小屋也让给她多好！不过，对于房间内的其他情况，谢亚文都很满意，水电气俱全，800块钱真的是很便宜了。于是她很快就在房东拿出的合同上签字，三个月一结。

房东走后，谢亚文开始收拾屋子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，房间很干净，只是那个小屋门口的大锁让她的心里不太好受，好像那锁沉甸甸地锁在她的心上。

每换一个地方住，谢亚文都要经历头两天失眠的状态。这天晚上也是如此，夜深人静，床头柜上的闹钟嗒嗒地走着，整个卧室只在侧墙上开了一盏壁灯，幽黄的光线让老旧的墙壁有一种朦胧的质感。谢亚文从被窝里伸出修长的手臂，把灰色的手影映在墙壁上。由



于睡不着觉,谢亚文只好比画出手影,这还是她童年的把戏,是她的妈妈手把手教给她的。妈妈留给谢亚文的童年记忆,除了这美好的手影,还有一个吐着长舌头、耷拉着脑袋、扭曲着的人影。那是谢亚文六岁那年,妈妈在家中的老屋里上吊自尽了。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就是谢亚文,她哭红了小眼,抱着她妈妈悬在半空的脚脖子大喊。直到一年之后,她才相信妈妈是真的永远离开了她。

谢亚文正在用右手比画一只猫头的剪影,如果有胡子就更像了。就在这时候,某个地方响起了猫叫声,“喵……喵……”那声音中充满了霸气,似乎想声明这儿是它的地盘。“哪里来的猫?”谢亚文坐了起来,墙壁上立马出现她的影子——歪歪斜斜又拉长的影子。

谢亚文开始寻找猫叫声,她惊奇地发现,那叫声竟然是来自于那上了锁的房间。里面养了只猫?谁养的?被锁在房间里它吃什么?可是为什么白天没有声音呢?

谢亚文想要开门进去,但是那把大锁却挡住了她。她立即给房东大姐拨了电话。

“喂!我是刚刚搬进来的房客谢亚文,你的屋子里是不是养了一只猫?”

“猫?没有啊!你也看到了,房子里没有猫的!”

“可就在那上了锁的小卧室里有猫叫啊!”



房东沉默了,几秒钟后才说:“是你听错了吧?那把锁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开了,真要有猫在里面,还不饿死?”

谢亚文想想也对,她挂上电话,再去小卧室门口听,这一次,里面却静悄悄的,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真的是我听错了吗?谢亚文带着疑惑的心情上了床,后半夜她居然睡得很香。

第二天,谢亚文到单位把昨晚的事情跟同事一说,大家七嘴八舌地劝她要小心。有个最八卦的同事还说这上锁了的屋子里没准儿还有具尸体呢!也许房东出租房子就是个陷阱,到时候把杀人的事情栽赃到她谢亚文头上。

谢亚文一听,真的害怕了,回到家就给房东打电话。

房东说:“你要退房可以,但是2400块钱我是一分也不能给你的,这合同你当初可是都看清楚了的!”

“可那带锁的房间……”

“你别害怕!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尸体!你想啊,有尸体能没有味道吗?”

谢亚文犹豫了,那2400块钱对她可不是小数目。本来自己还存了些钱,可是男朋友把她的钱都借走了,连他整个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谢亚文无力地用手敲敲那带锁的房门,刚一转身,嘭的一响,



房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,如果真的没有人在里面,怎么会有东西掉下来呢?谢亚文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。

这一晚,谢亚文失眠了,她用被子蒙住头,可还是能够听到一墙之隔的小卧室里传出声音,还有轻微的猫叫……喵,喵,如果这不是猫,难道是鬼吗?谢亚文决定明天说什么也要让房东大姐把那个小卧室打开看看。

隔天,房东大姐架不住谢亚文在电话里的狂轰滥炸,还没有到晚饭时间就赶了过来。在开锁时,她拿钥匙的手有些颤抖。谢亚文想,这房间里面一定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!房门打开了,房东大姐先走了进去,然后招呼谢亚文说:“你看吧,里面没有猫。”

谢亚文进了屋子一看,真奇怪,里面虽然东西凌乱,但的确没有猫,也没有什么吓人的尸体,是自己多疑了:“好了,没有事就好!你要是害怕,我干脆就让这房间开着好了,省得你再多疑!”房东似乎很不愿意在这个小卧室里面多待,匆匆交待了几句“冬季注意防火”就走了。

谢亚文在小房间里面转了转,忽然,她看到窗户没有关好,这才二层,要是进来小偷怎么办?谢亚文忙去把窗户关严。关好了窗户,谢亚文却感觉到脚底踩了什么东西,低头一看,是张圣诞贺卡,雪白的卡片表面上竟然有一个红色的猫脚印。猫!谢亚文反而舒了口气,



这么说不是自己神经衰弱产生了幻听，一定是有猫从窗户钻进来的，当然这也一定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猫，它懂得出去以后把窗户虚掩上，可惜它的脚印还是暴露了它存在的痕迹。它一定是把这里当做了家。也许，谢亚文忽然又有了更合理的解释，也许它本来就住在这里！

谢亚文又在小房间里转了一圈，看到书桌上有几缕红色的长头发，她拿起一根长发，对着台灯照起来，发质很好，应该在这里放了有段时间了，但还是很光滑。凭直觉，谢亚文认为这是女人的头发，肯定不是房东大姐的，她是短发，而且色泽枯黄，会不会是以前住在这里的房客呢？真该问问房东这里曾经住过什么人。

忽然，谢亚文看到这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露出一道缝隙，她把抽屉拉开来，里面有一把小巧的水果刀，绿色的塑料刀把，白色的刀身。她把刀子翻过来一看，上面竟然有暗红色的血痕，是削水果时不小心削到了手指么？谢亚文猜测。可是为什么不把它擦干净呢？谢亚文低头一看，写字台底下有个垃圾桶，里面还罩了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出于好奇心，她把垃圾桶拉到台灯灯光能照到的地方。里面有几个揉得皱皱巴巴的纸团，还真有一圈苹果皮，腐烂的果皮，但从果皮的长度来看，中间没有断裂，是一气削成的，说明削苹果的人很有耐心。这样有耐心的人又怎么会削到手呢？



谢亚文犹豫了一下,终于还是拿起一个纸团,小心翼翼地展开来,里面果然有字,娟秀的好字!谢亚文更加确信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女人,一个美丽的女人,看字就能看出一个人的长相,这样美丽的字,一定出自一个美丽女人的手。不知道为什么,也许只是自己睡不着觉而无聊,谢亚文决定开始去了解这个女人。台灯的灯泡闪了一下,似乎是许久没有开过,还不太适应,这个台灯可以调节亮度,谢亚文把那个黑色旋钮往大的方向拧,灯光明亮起来。这张纸有淡淡的绿色水流底纹,很明显,是从一个日记本里撕下来的,为什么要撕下来呢?肯定是对自己写的东西不太满意吧。谢亚文凑着灯光,认真往下看。

2005年10月13日星期四天气阴

早上起来就不舒服,给企鹅先生打电话,他也不回,他不爱我了吗?我知道前一天跟他吵架是我不对,是我使性子,可是他也应该听我道歉啊!好在有白鼻子陪我,啊,它又舔我了,好痒。如果没有白鼻子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啦。该死的企鹅!

2005年10月14日星期五天气阴



不,不,不!我昨天是太生气了,我没有要咒企鹅死,亲爱的企鹅先生,你一定要原谅我!

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天气阴

企鹅先生还是不接我的电话,直到夜里,他竟然给我来了个电话,他好像极需一笔钱。我翻箱倒柜地找,终于在我那件大衣内兜里找到了一个存折,上面有一万块钱。我明天把钱取出来,亲手交给他,呵呵,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明天一定要打扮得漂亮点,对,晚上早点睡,不然他又要叫我熊猫啦。

2005年10月16日星期日天气阴

今天一起床就踩了白鼻子的尾巴,它在我的脚上挠了三道,很疼,我还担心会有什么不幸在这天发生。好在,只是我多心,我见到了企鹅先生,他比上次瘦了些,是我害的吧?这次,他总算有了笑容,他笑的时候令我陶醉,我也笑,但他说我那是傻笑。唉。回到家,我就对着镜子照,我的笑容真是有点傻,我恨我的笑容。